

老电影《乌鸦与麻雀》曾是上海老观众们难忘的记忆。内中,那个“猴子侯,住二楼”的国民党军官侯义伯,被长着一副“鞋拔子脸”的喜剧演员李天济演得活龙活现。新中国成立后,李天济不大在银幕上露面,干起喜剧电影编剧来了。偶而在电视剧《围城》中,饰演一开口就是“兄弟在英国的时候”的他,令人又记起了他。

他跟别人提起我的时候,总是翘起他的尖下巴说:“叶永烈,我‘美专’同学!”

人们听罢,不得要领:他什么时候上过“美专”?叶永烈又什么时候上过“美专”?

李天济笑道:“我跟叶永烈是‘煤渣砖学校’的同学!”

年轻人听了一头雾水,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“煤渣砖”,更不知道“煤渣砖学校”。

那是在1970年春日,妻生了次子。我承蒙照顾,

从杭州湾畔的电影“五七”干校调回上海做煤渣砖,总算每天可以回家。

煤渣砖在当时很流行:煤渣中含有一些未烧尽的煤。煤渣拌上黄泥再加点水,就做成了长方形砖头,内有一排排圆形竖孔。煤渣砖可以当燃料,

## “美专”趣话

叶永烈

烧毕,黄泥变成了砖头,又可以用来砌猪棚之类简易房子。

所谓做煤渣砖,实际上是晒煤渣砖罢了:几台做煤渣砖的机器,“砰”、“砰”,不断压出煤渣砖。最初压出来的煤渣砖,湿漉漉的,必须经过多日曝晒,才能放进炉子里烧。

那年月,电影厂“停产闹革命”,上海电影制片厂偌大的摄影场空置,杂草丛生,便成了晒煤渣砖的“天然场所”。我和李天济等“煤砖

同学”每天头戴大草帽,身穿打补丁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,在烈日下工作:把一块块放在芦苇架上的煤渣砖翻动一下,为的是晒面晒够了,翻过来晒那面。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“翻”字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元老,当推担任过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美工师的胡倬云老先生。李天济年长我将近20岁,而李天济出生时胡倬云已经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——他是正儿八经的“美专”学生。

胡倬云上上了年纪,受到照顾,从干校调来做煤渣砖多日,遂成元老。每逢“新工人”调入煤渣砖组,便由胡倬云介绍操作常识。

有一回,胡倬云右手食指砸伤,因此在“新工人”面前做“示范动作”的时候,便高高地跷起右手食指,犹如林黛玉的“兰花指”。“新工人”不知胡倬云右手食指砸伤的内情,以为那“兰花指”是“标准动作”,因此个个在翻晒煤渣砖的时候,都高高地跷起右手食指!

此事被李天济发现,经过一番“艺术加工”,成了“煤砖学校”的一个“经典笑话”!

能够在上海做煤渣砖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能够点燃煤球炉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能够点燃煤球炉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能够点燃煤球炉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同学”每天头戴大草帽,身穿打补丁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,在烈日下工作:把一块块放在芦苇架上的煤渣砖翻动一下,为的是晒面晒够了,翻过来晒那面。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“翻”字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元老,当推担任过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美工师的胡倬云老先生。李天济年长我将近20岁,而李天济出生时胡倬云已经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——他是正儿八经的“美专”学生。

胡倬云上上了年纪,受到照顾,从干校调来做煤渣砖多日,遂成元老。每逢“新工人”调入煤渣砖组,便由胡倬云介绍操作常识。

有一回,胡倬云右手食指砸伤,因此在“新工人”面前做“示范动作”的时候,便高高地跷起右手食指,犹如林黛玉的“兰花指”。“新工人”不知胡倬云右手食指砸伤的内情,以为那“兰花指”是“标准动作”,因此个个在翻晒煤渣砖的时候,都高高地跷起右手食指!

此事被李天济发现,经过一番“艺术加工”,成了“煤砖学校”的一个“经典笑话”!

能够在上海做煤渣砖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能够点燃煤球炉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能够点燃煤球炉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能够点燃煤球炉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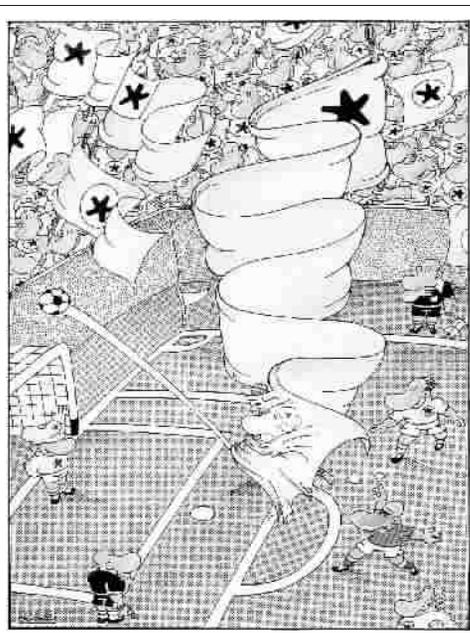
能够点燃煤球炉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能够点燃煤球炉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“煤砖学校”的趣事,使我想起当年上海大多数人家使用的煤球炉。我刚成家时,不会点燃煤球炉。

能够点燃煤球炉,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美差”。妻子满月之后,我的“美差”也到期了,又回到干校。



球迷添乱 外国漫画 (乌拉圭)雷斯里

点火用的旧报纸燃起浓烟,呛得我双眼泪汪汪。幸亏隔壁阿姨教我先用纸点着木柴,再用木柴点燃煤球。生火时,手持蒲扇,噼噼啪啪扇着,十来分钟之后,煤球就发红了。另外,还学会在用煤球炉做完饭菜之后,拿一块带小孔的圆铁板封住炉口,再把下方进风口关小,翌日打开之后,火力就会重新上扬,不用再生火了。那时候,几乎每一个居民小区,都有一家煤球店。

后来,煤球改进了成煤饼。煤饼跟煤渣砖类似,只是形状一圆一方。煤饼也有许多圆形竖孔,如同蜂窝,所以又称蜂窝煤。

随着抽水马桶的哗哗声取代了弄堂里“马桶拎出来”的呼喊声,上海市区家家户户用上了管道煤气,用上天然气,煤球、煤饼跟煤渣砖一起都成了“文物”。难怪,如今的年轻人会问:“什么是煤渣砖呀?!”

## 童心可爱

杨济诗

上班路上路过一家弄堂幼儿园,弄口又正好是车站,狭长的人行道上,等车人、走路人、与送孩子上幼儿园的人相互拥挤。忽然身边闪出一辆助动车,年轻人开的是霸王车,人堆里误打误撞地碰撞了我,还如入无人之境。我正要开口提醒,叫他停停,撞了人怎么连招呼不打?想不到坐在他背后坐垫上的小女孩说话了:“对不起呀,对不起!”我笑了,挥挥手说:“没关系!”

这一幕让后面坐在父亲正推行的自行车车架上的小男孩看到了,他说:“还是小孩比大人乖。”父亲问这是为什么?男孩说:“是因为小姐姐的爸爸,没上过幼儿园,才不懂礼貌。”

听了男孩的话,我扑哧一声笑了:童心真可爱。

但是大姐为自己策划了这个方案而激动不已,她絮絮叨叨的“煽动”终于把我和小妹的热情也点燃了。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,我们决定在周末的家庭聚会上,向老爸老妈提

交此方案,并且要力保它通过讨论,最终进入实施阶段。毕竟编剧和导演再有想法,如果主人公不配合,一切还是白搭。

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,对这个“城里人或是年轻人才玩的把戏”(老妈语录之一),老爸老妈竟然都听得很认真。尤其是老妈,平日里总是风风火

火、停不下来的她,竟然耐着性子、安静地坐了好一会儿;听完之后,竟然也没有一丝一毫要否决的举动,比如撇嘴、摇头、挥手,或者直接走开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更让我们姐妹俩感到意外的是,她不仅认真地听完,还侧着脑袋认真地想了一会儿,最后竟然如小姑娘般扭扭捏捏地说道:“这么老

了,要是拍出来不好看怎么办……”问老爸有什么意见,他嘿嘿一笑说:“我随便,听你妈的吧。”

事情就这么顺利地定了下来。趁热打铁,我第二天就给沪上一家著名的老字号影楼打了预约电话——年轻时候的老爸

老妈,因为经济和眼界所限,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名字。他们的结婚照是在小镇的照相馆里照的,一张黑白的小照片里,两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,看着不像是夫妻,倒像是兄妹……

一个星期后,大姐就带着他们此生最奢华、最洋气、最性感、最有腔调……(都是微信朋友的点赞)的照片。

也许真如许多人说的那样:每一个女人都

有一个公主梦,无论她在什么样的年龄;每一个男人都有一颗王子心,只献给他所爱的那个人,以成全她的公主梦。

50年的相濡以沫就是最好的证明!老爸老妈,金婚快乐!

昨天,笔者半夜被窗外此起彼伏的消防车警铃声惊醒。原来马路对面的小区有个居户在家中燃烧纸钱而引燃床单,虽然邻居报警及时,但消防通道车辆乱停靠导致消防车道被堵。几个消防战士奋勇翻窗端水灭火,幸好扑救还算及时,没有酿成大的火灾。

去年以来,沪上各社区结合平安社区建设,加强了小区内的停车管理,并按照消防部门建设标准,在小区内打通了“生命通道”。修整后的主干道印上了“生命通道”的醒目标识。车辆有序停放在通道的一侧,留出足够的空间,方便消防车辆通行。问题是,虽然各社区都先后有消防通道标示,但实际状况并不乐观。笔者走访过很多同事、朋友的小区,亲眼目睹小区消防通道因为车辆乱停靠堵塞时有发生,尤以双休日为甚,成为不少居民小区非常严重的消防隐患。

笔者曾是大中型石油化工企业的员工,深知消防通道是生命之道的紧要,这样才能为消防官兵救援赢得时间,才能保障大家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消防通道被挤占,除了与业主的安全意识淡薄有关,也与物业的监管不力有关。虽然媒体披露“社区消防通道被挤占消防车道难”的报道并不少,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。人们的潜意识里,还是觉得只有“万一”发生时消防通道才会起到作用。可是,如果在“万一”发生时,因消防通道不达标或被堵塞而耽误了救人救灾,那不该发生的教训和代价,可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!

夏季是火灾事故的多发易发季节。一旦发生,许多因素影响着消防救援工作的效率,最重要的就是消防通道是否畅通。保持消防通道畅通,需要大家以实际行动助力。但愿笔者的忧虑不是杞人忧天。

木化石是玉石中的精灵,它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时,陪侍修行的生灵万物也欲追随同去,刹那间金光万丈,山崩地裂,佛祖升了天,众多追随者却因法力不够而沉入地下深埋,其中有些树木因沾佛气,便化变为玉石。缅甸、马来西亚等地百姓有幸挖到木化石,就不加任何雕琢,保持自然形态,将其供奉在厅堂院子里,领受佛气,镇宅避邪。

木化石是大自然的造化,洪荒森林的“涅槃”。在近两亿年前与恐龙同时代的侏罗纪、白垩纪,原始森林遭泥石流、火山灰、暴风沙及地壳错位诸因素而被摧毁掩埋,又在岩土、压力、温湿等极苛刻的地质条件下,树木的有机体被二氧化硅部分或全部替代,于是就变成了木化石,不但保留了树木的原始形状,还能见到树皮、年轮和虫洞。硅化特别好的属玉髓类,晶莹剔透,色彩斑斓。木化石如同一部无字天书,对研究地球物理、古代气候、古生物和生命起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。

我国著名木化石的出产地有新疆奇台县、辽宁义县、四川自贡、江西上饶、浙江新昌、永康及海南岛中北部等。新疆奇台县的石树沟,在十一平方公里的面积内,裸露于地表的木化石多达千株,世界罕见。我们的先祖也早就认识了木化石。《山海经》中称其为“不死树”、“文玉树”和“圣树”;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,带了三宝:贝叶梵文真经、佛祖如来肉舍利子和西域回纥神木,此神木

就是出自新疆的木化石;浙江永康有个家喻户晓的松化石(木化石之古称)的典故:“唐建中元年(公元780年),道仙马自然于桐溪山回永康城北延正观,指庭前松曰:‘此松已三千年,当化为石,已而果然’”(《正德永康县志》)。唐诗人陆龟蒙在《二遗诗》中注:“石若何?松之化石也,永康之地多名山,中饶古松,往往化而为石。”永康的道路、街镇历史上皆以松石冠名,松石路名延至今。

笔者曾发奇想:奇异的木化石会成为我国先民利用的雕琢玉材吗?孰料多年后居然“奇想成真”。玉友汉兴兄收藏颇丰,不久前在其府上鉴赏了一件木化石玉器:商晚期的圆雕跪人。玉人高七公分许,黄褐色玉质,前半部分有大片黑色水银沁,臣字眼,蒜形鼻,膝间饰以阴线网格纹,背脊中间有左右对打的马蹄孔,可穿绳悬挂,开门的一眼货。汉兄早年得此物于山东

济南。查史料,东周编篡的《尚书禹贡》记载:青州出“铅松怪石”,后人考证“似玉非玉、似松非石之物”就是木化石。明代阎士选《松石记》中也有印证:古青州一带的

东海大竹岛中有松化石。在济南花鸟市场地摊上常有当地拣挖来的木化石卖。山东地区有悠久的商文化历史背景,商代以前的玉雕用料多为就近取材。因此推测,此木化石玉跪人当系山东地区商代先朝之玉雕遗物。有理由相信这件木化石商代玉器定不会是孤品,期盼有更多的证据出现,在中国玉文化传统玉材的清单里也能补上木化石的大名!

七夕会 时尚感觉

七夕会 时尚感觉

七夕会 时尚感觉

七夕会 时尚感觉

七夕会 时尚感觉

## 人间好颜色

刘绪义

“出门观天色,进门观脸色。”中国人“好色”可以说是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试想一下,倘若冬日暖阳,秋日冷月,夏日软风,春日春花,都失去了原本应有的颜色,这人间将是一种怎样的人间?

人世间红男绿女,大自然姹紫嫣红;而我独爱春色秋色,酒色月色。春色无私。人们只记得那一树一树的花开,忘却了那一点点嫩芽如何挤进坚硬的冰雪。春色是绿色吗?但至少春天的天空不是绿色的;是红色吗?但至少春天的水不是红色的。无法用一种颜色概括。春色之美,美在无私,美在每一个心里。

它映着每一个人的心情,或喜或忧,你愿意打开一种什么心情,便是一种什么春色:打开衣橱,披上轻薄的红裙,春色便舞动成红色;取下冬藏的犁铧,披上青色的雨衣,春色便抖动成青色。在杨柳那里,“一生惆怅情多少,月不长圆,春色易为老。”在苏东坡那里,“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。”春色是最看不透的人间颜色。

秋色暖心。《礼记月令》中说,与秋相应的颜色是一种白色。光学上通常认为白色是无色的。这就给了人们任意涂抹渲染的机会。秋天只是境况,色彩拨动心弦。唐诗里的秋色不都是“蔓草寒烟锁六朝”,也有“江城如画里,山晓望晴空”;也有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一派清新明艳,生机勃勃,秋色如同春光。其实,让秋添上许多愁绪的并不是秋色,而更多的是秋声或秋风。秋色暖心,在秋色中写下你的名字,便可将心事遮盖,闲步笑语,去感受爱或者相思的美好与珍贵。

月色撩人。三叠阳关词,一曲长相思。月色似乎永恒地打上思念的烙印,如水也好,迷离也罢,扯不断的总是那一缕不可言说的情愫。不过也是,人若无思无念,如同遁入空门;人若无情无爱,不如与畜为伍。月色之美,正美在铅华万里,牵那一丝人间真情。人本性是好静的,尤其是在夜间,此时一线如水的月色射来,一旦击中了内心中最柔软的那一根,要命!

酒色惊艳。酒色与心境若合,便是人间好颜色。岑参有诗云:“开瓶酒色嫩,踏地叶声干。”诗酒风流在此间化为灯火阑珊,染醉了江南。我不知古人们杯中酒色如何?但如今的酒色大致有三种。酒色殷红。如血润开;酒色青碧,如玉剔透,碧透透让人心惊;酒色浅白,似霜惊晓。每一种酒色里都有一个人、一座城,还有沉淀在岁月中的人间故事,惊艳了几千年文化的悲欢离合。

《芥子园画谱》中说:“天有云霞,地生草树,斐然有章,此地之设色也;人有眉目唇齿,明皓红黑,错陈于面,此人之设色也。”天设色成锦,天设色有章,人设色,则有爱。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真爱满乾坤。

一开始大姐鼓动老爸老妈去影楼拍一套婚纱照,以庆祝他们即将到来的50周年金婚纪念日时,我的第一反应是: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建议。

我的父母生于农村、长于农村、老于农村,尤其是老妈,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。她天天风里来、雨里去,不是在农田里辛勤劳作,就是在小院里养鸡养鸭,尽可能节俭、不乱花一分钱是她的生活准则。去影楼拍什么明星式的婚纱照,对她来说绝对是乱花钱、瞎浪费的行为。再说,虽然老爸老妈当年结婚比较早,但毕竟是50年光阴过去了,18岁的大姑娘如今也快70岁了。让一个从不注重穿着打扮,每天忙忙碌碌,把皮肤搞得又黑又粗、皱

